

評點史記

茅坤曰信陵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傳亦是史公得意文孫鑄曰不了語佳

唐順之曰序侯生事景繁如寶珠

楊慎曰敘公子禮侯生及奪晉鄙兵救趙事極有筆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主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

力孫鑄曰纖悉無有不具又升其意寫之畫殆不如鍾惺曰此意甚淺不見侯生本意此時自難說明耳當另着眼

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

鍾惺曰：需英，雄相，知光宗，心甚微甚。

李贄曰：抱關人，偏知宮禁，秘密事，奇哉。

於是公子泣，三句張廉卿，云意態橫溢。

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喙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

張康卿云千頭萬緒一一照應雖拉雜并敘而條理秩然不亂然有所謂如大塘打緯千船不相妨碍者此脈絡貫輸處

楊慎曰使趙王不忍言獻城此是公子處

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韃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畢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

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二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妄人也。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

唐順之曰以
魏亡係本傳
見公子繫魏
之存亡

鍾惺曰春申
書秦昭王全
楚趙太子歸
國其功在社
稷然皆從富
貴起念所以

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七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

不能燭李園之奸所謂富貴到手器滿智皆也詳其始未與好士無干太史以四君同稱好客亦是作文章牽合之病孫鑛曰文氣奇偉一具色態

茅坤曰雖為楚說秦亦是確論

楊慎曰三江稱三浦亦奇惜無拈出者

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于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千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

董份曰慨切
激蕩詞旨悲
惋不容聽者
不入
孫鑣曰李華
吊古戰場文
從此出

陳仁錫曰歇
為楚實導秦
與嚴應遠交
進政策同

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
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
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趙趙免免。遇犬獲之。他人有心。
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
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
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創腹
絕腸折頸捐顙。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
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
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
悉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
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
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
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
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

鍾惺曰此書
議論千翻百
轉其要歸只
在善楚文字
何等緊嚴

孫鑠曰語簡
峭論事情真
切雖無奇而
自工

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賄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

鍾惺曰人所難讀至此覺而小用矣

孫瓚曰歇亦停列四君獨藉珠履三千一節耳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南北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并獻淮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

鍾惺曰春申
止一朱英而
不能用所好
何害

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
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
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
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
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
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
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
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
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既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
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賞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
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
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
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
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

董份曰一時
事偶相同故
歎息及之

張廉卿云贊
首句與珠履
事相發

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使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

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耶。

史記七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董份曰。史記范雎傳。即莊子秋水篇。閼深與博。極文之致。

王真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敘事實。則太史公筆也。

茅坤曰。范雎。思怨處。烟波十頃。寫蔡澤一言而奪相。處如轉丸。於掌上。

鍾惺曰。更名姓曰張祿。一語伏無數波瀾。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辨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簣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盡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

張廉卿云此
段如國手布
棋無一閑着
以後錯綜馳
騁勢隨意變
投之所向無
不如志矣

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甯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
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
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
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
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
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
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
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
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
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者不
得不賞。有能者不得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
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
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
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
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

董份曰此處
欲言不言甚
妙然非甚形
容不能見其
次序

有結緣。梁有縣黎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

楊慎曰臣非
有畏一句為
下文患憂和
之綱
茅坤曰雖能
昭王之情于
此深入而固
要之可謂破
天關手太史
與國策儘能
摹寫

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鄰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